

豺狼

阿古斯特·雅珂布遜著



豺 狼

德·葉爾米洛夫

論阿古斯特·雅珂布遜的劇本

愛沙尼亞劇作家阿古斯特·雅珂布遜、著名劇本「礮壘中的生活」、「無戰線的鬥爭」和「兩個陣營」的作者，最近發表了他的劇本「豺狼」。作者稱這個劇本為戲劇的諷刺作品。我們以無比熱烈的興趣讀着阿·雅珂布遜的這部新作品，因為劇作家創造出一幅描繪現代美帝國主義的、生動而尖銳的諷刺畫面，他以典型的形象和環境表現出美帝國主義的生活狀態和政治本質。

高爾基曾經說過：現代的資產階級世界，照他看來，是一齣奇離的悲喜劇。他曾在他的藝術作品和政論裏面，徹底揭穿那一幫腐朽無比和野蠻成性的帝國主義世界的統治者及其僕從的真面目，他認為：他們「早已喪失人性，而日益變為掠奪和殘忍的動物了」。

阿·雅珂布遜在他的劇本中描繪出戰爭販子們的日常事業、他們那一種與行動完全融合的仇恨人類的「哲學」、他們類似豺狼的殘忍和懦弱、他們對和平與進步力量的仇恨和他們在這種力量面前的驚慌害怕、他們彼此間爭奪美圓的野獸般的搏鬥、以及他們妄想統治全世界的野心。在我們面前出現的，的確是一齣奇離的、流血的悲喜劇。在這一齣悲喜劇裏扮演主角的便是利潤——「商業」、統治着一切的商業，在這一齣悲喜劇裏，兇殺成爲商業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假仁假義表現得特別醜惡，一切的人都出賣自己，一切的人都犯罪作惡——一言以蔽之，擺在我們面前的便是所謂「美國生活方式」。

阿·雅珂布遜的劇本，以動作的緊張動人和情節的尖銳發展爲其特色。

我們首先看見三個老朋友欣然把晤，他們幼年同過學，現在都享受富裕的生活。我們面前的，也就是劇本中第一個主人公，正在研究他的「重要發明」的科學家、化學家斯蒂爾教授。另一個主角是斯蒂爾的同事馬克康勒第，一位教授和軍官，他在陸軍部研究局服務，並且是南方顏料工業托辣斯董事會的董事。第三個角

色是艾普頓·步留斯，這個托辣斯的經理之一，一個醜斷的大資本家。

他們在斯蒂爾教授的別墅裏談話，這是一間懸掛着林肯、華盛頓和羅斯福的像片的房子。馬克康勒第和步留斯到這裏——美國南部某州的一個城市——來訪問他們的好友斯蒂爾；他們的目的是在於商談一些商業上的事情，因為陸軍部和南方顏料工業托辣斯對斯蒂爾的發明都發生了興趣。但是馬克康勒第戀着往時深摯的友情、童年和青春的生活，他似乎沉醉在惘然回想之中。他對斯蒂爾談話的時候，他口頭時常流露着像「老朋友、親愛的」那樣親熱的字眼，他表示關懷老友的健康、他對老友的科學的天才表示喜悅和敬仰。「看起來，以他們的發明來豐富我們偉大時代的真正文化工作者就是這等人物！」馬克康勒第喊出他對於斯蒂爾的頌揚。

可是，在時代面前，斯蒂爾教授究竟有什麼值得頌揚的功業呢？原來這個「文化工作者」所電勉從事的重要科學發明，乃是一種可用以大規模屠殺人類的「銀灰色藥粉」。步留斯和馬克康勒第要求斯蒂爾趕快完成他的工作。爲着滿足他們的要求，斯蒂爾向他們提出最後的條件，他說：他迫切需要一種「道地材料」來測驗他

的藥劑。在他的「科學工作」的現階段中，用來完成他的實驗的猴子已不能使他滿意了。他所迫切需要的是真的人。「不要把猴子給我做實驗，給我一批朝鮮人或是中國人，快快把他們運來，那怕用一架運輸機也行，——我便能為你們想出一種極好的辦法，使你們成爲全世界的統治者」。斯蒂爾教授這樣說。

阿·雅珂布遜真實地描繪出今天美國的現實。大家都知道：在朝鮮沿海一帶的美國防疫艦上，戰俘已被用做了「實習」，在美利堅合衆國的領土上這樣的實習亦早已做過。根據不久朝鮮中央通訊社的報道，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一千四百個戰俘已被祕密地從朝鮮運往美國，作爲原子武器的實驗品。本年五月，在第七十七號戰俘收容所裏，許多要裝遣返的戰俘，也被用作新式噴火武器的實驗品，結果是：八百個戰俘活活地被燒死了。爲現代美國主子服務的科學家，正在不遺餘力地從事於發明大規模屠殺人類的的方法。

阿·雅珂布遜在他的劇本裏真實地告訴我們：吃人的美帝國主義，不但採取劫掠的政策，並利用科學來實現他們的劫掠勾當。兇手科學家，和兇手流氓，兇手商

人、兇手政客，同流合污地成爲了現代美帝國主義日常生活中的出色人物。

此後，在這個劇本的全部情節的發展上，劇作家同樣真實地描繪出「美國生活方式」。在美國的現實生活中，誣陷的控告原是常見習聞的事。六個黑人青年，因有人控告他們「污辱白人婦女」，而被判處坐電椅的死刑。這種控告的主意完全出之於一幫滿頭滿腦被仇恨人類思想所腐化的無恥的種族主義者。實際上，這幾位黑人青年的被判死刑，是因爲他們不該積極地參加了爭取和平的鬥爭。難道這還算不得典型的「美國生活方式」嗎？

斯蒂爾教授決定打通一幫和州長祕書勾結的流氓們，用他自己的金錢來收買這幾個黑人青年做實驗品。他盤算沒有人會知道這筆「生意」，大家只會認作這六個黑人死於電椅之上，而斷不會想到：他們會成爲一種實驗品死在斯蒂爾教授的實驗室裏。如果在美國州長或總督的鼓勵之下，任何殺人不眨眼的兇手都能夠放心大胆地、不受懲罰地、活活絞死或燒死黑人的話，那末，爲什麼領有畢業文憑的兇手不能夠從州長或總督那裏收買黑人來做他的致人於死的實驗呢？

爲着爭奪斯蒂爾教授的新發明——銀灰色藥粉，鬥爭便展開了。當步留斯和馬克康勒代表南方顏料工業托辣斯進行談判的時候（不過步留斯還懷疑馬克康勒第有「背叛行爲」），另外一家托辣斯——顏料聯合社開始和他們競爭。顏料聯合社的代表人以他所知道的關於斯蒂爾過去的一樁祕密事件威脅斯蒂爾把「藥粉」賣給聯合社，因爲這樁祕密事件，如果公佈出來，馬上會使這位教授以一個普通罪犯的資格坐到被告席上去。

在驚懼與猶豫之下，斯蒂爾終於接受了威脅者的要求，這樣一來，他決定「出賣」南方托辣斯。可是通過斯蒂爾的一個「科學助手」，實際上是南方托辣斯派來偵視斯蒂爾的坐探庫爾特·希涅依台爾，步留斯和馬克康勒知道了這個消息。拿希涅依台爾這樣的人物來象徵今天的法西斯化美國，可說是形容盡致；他是化學家、醫生、希特勒軍隊中的「科學工作者」，他曾經受過專門殺人的蓋世太保的訓練。我們必須想到：在希特勒的死亡集中營裏，這個醫生曾經在地獄似的火爐裏活活地燒死過不少的人。

馬克康勒第和步留斯決定幹掉斯蒂爾，但是馬克康勒第仍然裝出愛護斯蒂爾的樣子。這種假惺惺作態證明了：他以前所流露的動人的友誼和溫情，尤其是他對於斯蒂爾的健康的關懷，完全是假仁假義。斯蒂爾的「毀滅」，照他們看來，是一筆利潤很大的「生意」，因為靠着希涅依台爾的幫助，他們可以知道斯蒂爾的「藥粉」的祕密，可是這一個「文化工作者」所要求的美元報酬，比斯蒂爾所要求的必定會少得多。

面臨着斯蒂爾的「毀滅」，馬克康勒第一直保持他的忠實態度。他請斯蒂爾坐上一張沙發椅，他們準備在這張沙發椅上把這位教授「幹掉」。他說：「放安靜些，親愛的朋友！請坐下，坐下罷！」斯蒂爾叫喊道：「壞蛋！」馬克康勒第規勸他：「老同學，我的朋友，你說這種粗魯的話有什麼用處呢？」斯蒂爾憤怒地說：「土匪……匪！」——「你總是打斷我的話，山姆，老朋友！」——馬克康勒第以一個老朋友的口吻責備他。

這一個場面可說是最尖銳的諷刺的範例。有什麼事情會比兇手對兇手所表示的

「道義上的憤怒」更爲可醜、更爲可笑的呢！有什麼事情會比斯蒂爾以淒然欲泣的神情向他的「朋友們」說出「你們憐憫我吧！」那樣的話更爲可笑、更爲荒謬的呢！

從這間房子的牆壁後面並沒有一個戰爭販子走出來，可是「豺狼」的戲劇動作，暴露了整個戰爭販子陣營中所常有的現象。舉例來說，難道以甜言蜜語從容有禮地把他的「親愛老朋友」引入行將到來的「毀滅」的馬克康勒第，和那些以「放安靜些」、「不要說粗魯的話」、尤其是「不要打斷我的話」這一類友好口吻來規勸他們的「朋友們」或是同盟者安於政治和經濟的「崩潰」的美國資本人家，不正是一邱之貉嗎！恰好步留斯、這一個現代美國統治者的典型代表，就這樣誇說着美國到處排擠英國的情形：「從我們的堂兄弟約翰牛那裏」，他以馬克康勒第對待斯蒂爾那樣的甜蜜口吻來談論他的英國「朋友」，「我們也從伊朗奪取了他的一塊肥肉……」強盜式的內部生活、強盜式的對外政策，這就是「美國生活方式」。

馬克康勒第和一切步留斯與斯蒂爾之流所頌揚的「森林的規律」，演變爲對他

們自己的打擊：這種「規律」的邏輯就是這樣。斯蒂爾教授的十七歲的孩子加利，一個喜歡用私刑拷打黑人的年輕三K黨員，由於命運的諷刺——比較更中肯地還不如說由於「森林的規律」——成爲了「鍍灰色藥粉」的犧牲者、成爲了第一個被用作實驗的人。他的父親手製的「藥劑」的作用，居然在他自己兒子的身上得到考驗。加利聽到關於這種「藥劑」的談話，他偷去一匣「藥粉」，想用以毒害和他在運動場中競賽的一個敵手，但是鉛製的匣子在加利的口袋中打開來了，他便在臨死之前受盡極度的痛苦。

難道在美國，像這樣被父親們以「滑稽畫冊」，以歌頌一切兇殺力量的偵探影片，以仇恨人類的、鼓勵人類像野獸那樣互相搏鬥的「哲學」所毒化的孩子們，爲數還很少嗎？加利是非常典型的。但是像這種作姦犯罪的「祕密」終於不能不洩漏出來並從而演變爲罪犯們作法自斃的事情，更是非常典型的。反動的卑鄙行爲和蒙昧主義不僅是陰險的、不僅是像魔鬼一般狡猾的，並且是愚蠢的。以果戈理和謝德林爲代表的、前進的俄羅斯諷刺文學，曾不斷揭發反動者的卑鄙行爲和他們的作法

自斃的愚蠢。

阿·雅珂布遜在他的戲劇諷刺作品中，揭發了現代美國「統治者」的種種意圖、種種陰謀和野心，暴露了他們的罪惡勾當、狡猾手段、卑鄙行動，以及他們的無比愚蠢、無比荒謬和絕滅人性。這裏是馬克康勒第的主張，也就是現代美國赫列斯達珂夫之流的妄想：「某時候，羅馬貴族們曾經說過：凡是美麗的地方，那裏便是祖國。但是我們的子孫或許會說：凡是有土地的地方，那裏便是美國。」劫掠的美帝國主義妄想把全世界變為美國獨佔者的殖民地。它的世界主義便是它的醜惡本質的露骨表現。劇本中還有一個懦弱而愚蠢的人物——斯蒂爾的妻子杜麗絲——的形象。這個美國式的科娜波情卡，可說是美國式的赫列斯達珂夫的應聲蟲，她以更為庸俗的語言來解釋馬克康勒第的「文雅」的詞令：「全世界只有一個美利堅合衆國——這還有什麼不好嗎？你到歐洲去，那裏便有這裏一樣的美國。你到亞洲去，那裏也有這裏一樣的美國。你到非洲去、到澳洲去，隨到那裏都是一樣，橫直到處都有這裏一樣的美國。現在居然有些中國人、俄國人……天知道還有些什麼人……」

他們想幹什麼，便幹什麼。難道這也行得通嗎？」

這個老女人的話真說得明白！但是問題就在於：她的解釋，和美國報紙每天所叫囂的、和美國政治家以及各色各樣的「地理政治學家」和其他美國式的法西斯蒂所宣傳的事實，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區別。商人步留斯也用他的「生意經」的口吻來說明「世界美國」的夢想：「做到這一步並不需要很多的東西——他大聲喊叫着——」只要有五萬架飛機，其中一部份裝着原子彈，一部份裝着繁殖細菌的和有一定成份的毒氣的瓷罐……於是乎在進行了這種強有力的突擊並完成了必要的掃除工作之後，只要在每一座稍微有價值的小城市裏，派一批訓練得好好的美國警察帶着橡皮棍子和兩三張電椅到那裏去，就萬事俱備了……」

步留斯說明了華爾街以及與華爾街勾結的軍人們所有的美國式閃電戰的夢想。這種閃電戰可能叫做「突擊」。它們在內容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年老的雅姆斯特朗，一位進步工作者，對步留斯的議論作出這樣的回答：「對……但是究竟不知道：用你這種強有力的突擊，結果會是怎樣。」

阿·雅珂布遜的這部諷刺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天才，首先就決定於作者所描繪出來的人物性格、對白和環境的具有典型性。步留斯和馬克康勒第徹底表現着現代美國主義的特徵。前者是一個露骨的大儒學派者——他單刀直入地砍着。後者則是一個偽君子，爲便於欺騙起見，這一個老練的、「和藹」的、高唱自由的、拿過畢業文憑的角色，還保留着資產階級走狗們的風度、禮貌和辭令。如果步留斯只知道說：「強有力的突擊」，那就是說大規模地屠殺人類是可能的話，那末，馬克康勒第必定會補充這一句：「正義和高尚的目的永遠會勝利的」。這兩個二部合奏者所說的話，代表美國主義的政策、思想和報紙的特色。一個「低音」直截了當地、粗魯地高喊着：殺、殺、殺！一個「男高音」便隨聲應和着：對、對、對，因爲這是正義的、人道的、民主的。

美國法西斯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放棄賣弄民主這一個字眼。這種褻瀆民主的把戲表現在它的奇離的說謊上，譬如在斯蒂爾的房子裏還掛着林肯和華盛頓的像，可是這間房子的四壁，誠如雅姆斯特朗所說的那樣，都發出一股死亡的氣味。

阿·雅珂布遜極力描寫美國法西斯的真相。他舉出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來表現現代美國「民主」所特有的「本質」。例如：街上的賣報者便叫喊這樣的一項消息：「上星期被判死刑的六個黑人，已於晚間在電椅上燒死了……爲着尊重民主的原則起見，新聞界還抗議當局在執刑的時候不許新聞記者在場……」如果要比這還更確切、更中肯地來描寫現代美國民主劊子手的特徵，那就難了。

當這些兩隻腳的野獸想到人民、想到進步的力量、想到和平鬥士們的時候，他們便爲一種無可比擬的的恐怖所籠罩，這種情形也被作者在他的劇本中逼真地描繪了出來。在斯蒂爾死後，一羣積極爭取和平的鬥士跑進他的屋子，他們成功地釋放了那幾個在實驗室中受盡磨折的黑人青年，並揭發了「銀灰色藥粉」的祕密，那時候，在驚慌失措之下，這幾個自命作「超人」的、自命作全世界人民之統治者的人物，却是何等地匍匐瑟縮，自比於蟲豸和微塵。

阿·雅珂布遜的劇本中的正面人物也寫得很好。那幾個爭取和平的鬥士，尤其是亞南·奧康勒爾，不僅發表着理直氣壯的言論，並以具體行動進行實際的鬥爭。

劇作家尤能正確地指出：這些和平的鬥士怎樣揭發人類的敵人的罪行，怎樣暴露他們犯罪的祕密。劇作家之能夠成功地塑造出像亞南·奧康勒爾和雅姆斯特朗那樣動人的、逼真的、積極的形象，也就在於此。這兩個人物代表美國的進步力量。奧康勒爾是一個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勇戰士，由於他以反抗法西斯主義者的立場，而不是以擁護獨佔者的立場參加了那次鬥爭，他才能成爲一個從歷史的教訓作出結論的人物。他沒有忘記希特勒主義的罪惡，他沒有忘記紐倫堡。他滿懷着對新戰爭販子的仇恨，滿懷着對和平力量勝利的信念。他徹底認識那些戰爭販子用來危害人民的說謊的罪行，他認識了和戰爭販子進行有計劃的堅決鬥爭的必要性，他並以這種必要性教導他的一切同志們。雅姆斯特朗醫生是一個還能保存美國的真正民主傳統的知識份子。他和奧康勒爾都是美國普通人民的真正代表。

阿·雅珂布遜已經寫出了他的天才的、真實的劇本。以後的話，就要談到那些獲得機會來上演這一部尖銳諷刺作品的劇院了。

袁湘生譯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真理報」

人物

山姆爾勒·斯蒂爾（簡稱斯）：化學教授，私人實驗室的所有者，六十歲。

杜麗絲（簡稱杜）：他的妻子，五十歲。

翠英（簡稱翠）：杜麗絲第一次結婚的女兒，女醫生，二十五歲。

亞南 奧康勒爾（簡稱亞）：杜麗絲第一次結婚的兒子，退職的空軍少校，三十歲。

加利（簡稱加）：斯蒂爾教授和杜麗絲的兒子，大學生，十七歲。

賈克·達德利（簡稱賈）：亞南的武裝同志，建築工程的電氣工人，共產黨員。

查利斯·米德（簡稱查）：亞南的武裝同志，一級繪圖員，共產黨員。

庫爾特·希涅依台爾（簡稱庫）：化學家，醫生，希特勒軍隊裏的「科學工作者」，四十歲。

艾德加爾·馬克康勒第（簡稱馬）：化學家，將軍，陸軍部科學研究局副局長，南方顏料工業托辣斯董事會

董事之一。

艾普敦·步留斯（簡稱步）：南方顏料工業托辣斯經理之一。

查理士·雅姆斯特朗（簡稱雅）：醫學博士，大學教授。

吉德昂·斯米特（簡稱吉）：神學會會長，浸禮會的傳教師。

笛克·約翰遜（簡稱笛）：化學家，斯蒂爾教授私人實驗室的實習員。

梅麗（簡稱梅）：斯蒂爾教授家裏的女僕人，黑女人。

貝恩（簡稱貝）：梅麗的兒子，工人。

民衆

匪徒

地點：美國南部某州的一個城市。

時間：現代。